

红旗飘飘画丛

HONG.

QI

PIAO

PIAO

HUA

CONG

第 **2** 册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红旗飘飘画丛

第 2 册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本书文字根据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丛书节选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社 著 者 唐 天津发行所发行
唐山市人民印刷厂(彩页)制版印刷
天津市建新印刷厂(内页)制版印刷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90001—10000

ISBN 7-5301-3314-2/3·3314

定价：5.85元

李先念同志为本书题词：

继承革命传统
发扬革命精神

李先念

一九九一年
五月廿七日

目录

在交通局长的岗位上	
——吴德峰从事地下斗争的故事	1
我跟父亲当红军	11
黑夜里撒下的种子	
——柔石、杨国华等同志就义前后	19
活捉岳维峻	26
战斗在国民党最高情报机关里	
——忆爸爸钱壮飞	34
忆北平共青团地下斗争片断	42
两个山药蛋	50
红旗不倒	57
陕北红花开	67
吉鸿昌就义前后	76
黄陂大捷	86
高虎脑战斗	94
红军的帽子	103
红色少年连队通过草地	107

冲破天险乌江·····	116
巧渡金沙江·····	127
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	138
大渡河畔英雄多·····	147
夜袭龙岩城·····	157
万“苦”流芳·····	164
突破天险腊子口·····	169
会师陕北·····	177
“鹰”的眼睛·····	183
最后的脚印·····	190



在交通局长的 岗位上

——吴德峰从事地下斗争的故事

李英儒 原著 南孩 缩写
魏钧泉 曹溪 绘画

1929年，吴德峰从河南来到白色恐怖的海，任中共中央交通局的局长。他爱人戚元德和一位叫周惠年的同志也随着来到上海，在交通局工作。

吴德峰所担任的工作从表面看，夫妻租一套房屋，生活很消闲，甚至还有一位在形式上为他们帮忙的阿姨（周惠年）。其实他们的工作十分繁忙。他们是供中央使用的一条秘密交通总干线。这条线可以通到全国各个省市，可以通到各个根据地，还可以通到国外。人员来往、物品来往，每一件情报、每一种机密文件的往返传递，都要经过交通局的具体组织，亲自安排。这个交通局当时是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



导下的。

那时，党的活动经费是非常拮据的，许多都靠各地的党委支援。一次江西省委给中央来信，说他们那里有数量很大的金子，要中央派得力人员亲自去取。吴德峰认为事关重大，决定自己去执行这一任务。

1930年的深秋，商人打扮的吴德峰动身了。他坐了一段小船，步行了一段路，中午时分来到了坐落在集镇路边的一家饭铺。他一边喝茶，一边审视着周围的环境。等顾客走净之后，他凑近那位掌柜模样的人聊起天来，聊着聊着，他突然说出了地下工作的暗语，对方支吾着不回答并问他：“你是什么人？”吴德峰说：“赣北特委时期，有个姓吴的，你可晓得？”对方马上惊奇地说道：“呵！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原来你是早些时候的吴书记啊！怪不得老是觉得面熟哩！”



他们寒暄了几句，吴德峰提出要见省委书记的要求，掌柜的告诉他：

“省委住地我不清楚，现在也没法答复你。这么办，你有事先去操办，等太阳落山以后再来这里碰头。”吴德峰二话没说，转身便走了。

太阳落山后，吴德峰再次来到小饭铺。他在空屋内等了好一会儿，终于从外面进来一个有口音的中年人。他在黑暗中把吴德峰从头到尾又盘问了一遍，才嘱咐他再等一小时，然后匆匆离去。不到一小时，从外面又走进一个人来，此人用手势说明他是向导，又以手指嘴示意，沿途不许交谈问话。吴德峰一一应承，这才随同向导出发上路。一小时后，俩人走出十里之遥。领路人仍是闷着头走，吴德峰在夜色里不断东张西望，总有一种诧异的感觉，好像是走回头路。他故意不作任何问话，终于被领到一个不大的乡村。向导指着岸坡一座庙台的空场，



意思是让他在那里等待。一会儿，一位用深色软稍布包着头，看来象是青年妇女模样的人走来了，她操着乡土语言说可以领他去见要见的人。向导向吴德峰招招手要离去，吴德峰拦住他的去路说：“再见，祝你生意兴隆，我的饭店老板同志。”原来吴德峰早就认出向导就是那位掌柜的。

那位女同志领着吴德峰不一会儿就来到一套空宅院，见到了江西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聊了一会儿天，他们来到后院夹道。那位女交通用铁镐刨出一个金属箱子，只见其中全是有条有块的成色很高的金子。他们还给吴德峰准备了三个袋子，吴德峰将这一小箱里的宝物全装到袋中，并分别掖进前后腰里，估计足足有十斤挂零。然后吴德峰告别了主人连夜登程返回上海。



吴德峰走啊走啊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村镇，注意四周没人盯他时，就凑到一个小饭摊前买了一碗面一吞而下。付钱后，又匆忙上路了。本来这里有几条水路可奔牯岭转九江，但是他怕水路多强人容易被劫，所以决定走傍依大道的庄稼人踩出的小道。一口气走到中午，他借着买东西吃的机会，暗自把外罩脱下打个小包袱系在雨伞上，又悄悄把新买的深蓝色衣服套穿上。这样一来，他感到自己打扮得象当地一般商人样了，才继续上路。太阳还没落山，他便走进沿途村庄的一家小店。这店里有两条通铺大炕，没有单间。由于一天一夜来的困乏，他躺在炕上便睡着了。突然，有人将他推醒，他警觉地坐了起来。推他的人也是注店的，让他向炕头外靠一靠。这一醒，他再也不能入睡了。他想起下棋的术语“车不站险地”，于是他从通铺上出溜下来，装



做上厕所，悄悄拿起雨伞和小包裹溜出了小店。

他又走了一个通宵。转天，他总结了两天来的步行经验，为争取时间，终于弃路登舟。乘船半日。估计脚下离九江市也就是一天左右的路程了。他警惕自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越是接近胜利越要加小心。他决心提前下船，并决定在这最后一夜，绝不投宿住房。他继续前进着，有灯的村庄被远远抛在身后，迎面有一棵树冠很大的松树。树旁有3米高的丘，他走到树下便站着不动了，他已疲劳到极点。他低身放下小包袱，心想：“我只躺2分钟，至多5分钟。千万不能闭眼呀，不能……”他想着不能闭眼的时候，已经响起了轻微的鼾声。

正在香甜的梦中，感到谁摸了他一把，当时他没醒来。一会儿好



象有谁连撞他两掌，恰恰撞在腰间那个最使他担心的地方。他肯定是强盗跟踪而来偷他的宝贝了。一惊而起，回手抄起雨伞准备厮拼。可是只见两只兔子从他身下草丛的洞穴钻出来，箭一般逃到别的地方去了。“虚惊，谢天谢地，一场虚惊！”这天下午他安全抵达九江一位朋友家。在这里，他背着朋友将三袋黄金重新在腰间系了系，然后告别朋友乘当夜的船回到了上海。

吴德峰把巨款交到了党中央，负责接收的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给吴德峰很高的评价：“腰缠万贯，不取分文；廉洁奉公，两袖清风。”

1931年春，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率领下的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第一次围剿，苏区得到扩大和发展。此刻在上海的党中央，在周恩来同志多次倡议和坚持下，要调几百名在都市工作的党员干部到苏区去工



作。他们有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及陈赓、王首道、黄火青等同志，他们分别从上海出发，最后都要经过汉口码头的秘密联络站。不料这批同志一一出发后，吴德峰突然接到紧急情报说：武汉那边出了叛徒。在武汉码头摆小摊作掩护的秘密交通点遭到了破坏，敌人占据了这个交通点，专门捕捉我党派出的来往人员。千钧一发，烈火燃眉，怎么办？

吴德峰在转移搬迁的同时，亲自抓住几名得力的同志，叫他们用十万火急的速度，分头追赶已经出发的负责同志们。他科学地计算了同志们依次出发的时间，估计逆流而上的轮船要比火车的速度慢。派了最得力的交通员乘火车提前到了南京，在下关那里截住轮船，先把最早出发的周恩来迎接回来。用同样的方式派另一个人奔芜湖去，把



王首道同志迎接回来。又动员自己的爱人戚元德打扮成贵夫人模样乘飞机到九江去接黄火青同志。

黄火青同志按照既定路线，从九江上轮船，护送他的同志叫贺步青，贺步青陪他到九江买好票，并把他送到船上。他们握手告别后，贺步青下船正准备返回上海，遇到了乘飞机赶来的戚元德。戚元德马上让他返回船上将黄火青拉回来。贺步青匆匆赶到轮船上，左找右找才将黄火青找到。他嚷道：“我的天哪！可找到你了。快跟我下船！”黄火青问：“怎么回事？”贺步青说：“我也不知道，戚元德亲自来了，你问她去！”

危险暗礁一个个被征服了，但当时的吴德峰尚不知道。他想如果追赶不回来的人必然要在武汉码头联络站遭殃。再三思谋后，他终于

使出了最后一着棋。

一位乘飞机飞往武汉的得力干部，带着吴德峰的口头指示，提了一袋贵重礼物，来到蛇山脚下一座花园式的小楼房里，见到了武汉三镇很有名气的地头蛇——双头蛇。交通干部摆出贵重礼物，并仔细说明来意。双头蛇看了礼品说：“区区小事还劳如此破费？马上行动，你老弟看好吧！”

不到两小时，这位交通干部领着双头蛇派来的两名魁梧的汉子来到码头。在那个联络点的小摊前，缩伏着已经被捕获释的叛徒和另一名暗带武器的特务。这两个魁梧汉子冲过去捉住那个特务，劈手便是几个嘴巴，并说：“跟我们走，你吃官司吧！你贩运鸦片的案子犯啦！”然后推推拉拉将特务拉到一个鸦片馆里打了一顿，捆送了警察局。这俩人回来后又将那个叛徒打了一顿，并用尖玻璃在叛徒头上划了个×字，血直往外流，疼得叛徒直打滚儿。完事以后，这俩人来到交通干部身旁说：“怎样？咱哥儿们干的够意思吧。”

一共用了40个小时，吴德峰分头接到捷报，中央负责同志和一些骨干党员一一被安全地接回来了。武汉码头摊上的叛徒造成的隐患除掉了。吴德峰两天来不眠不休，粒来难下咽，嘴唇干裂，喉头红肿。戚元德端来一碗米粥，劝他说：“喝下这碗米粥吧！不幸中有了大幸，你也该保重身体啊！”吴德峰这位一贯坚强的人，一阵心潮如涌，簌簌两行热泪，串珠般地滴落下来。久久地，他叹口气，徐徐地说：“好凶险的一场弥天大祸哟！”

我跟父亲当红军

吴华夺

原著

柏洋

缩写

季源业 季津业

绘画



1928年，我12岁。

那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家亲戚来合云突然来到我家里。打那以后，他和父亲就经常在一起背着母亲商量事情。

不久，父亲参加了红枪会。我一看红枪会挺好玩，许多人在一起说说笑笑，很热闹，也就跟着去参加了。父亲在会里是个大忙人，成